

齊家之要

嚴內治

內臣忠謹之福

內臣預政之禍

大學衍義

卷三十九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九

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

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既入

重耳也 呂卻畏偁 呂甥卻芮惠公之臣 將焚公

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 寺人內官 公請讓

之且辭焉 辭不見 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 音

即至 君謂晉獻公也重耳在蒲城獻公 其後

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

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

猶在

祛衣也披斬重耳之法

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

入也其知之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

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

何有焉

言文公在蒲則蒲人在狄則狄人於我何有也

今君即位其

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

乾時之役

管仲射鉤桓公中帶鉤

君若易之何辱命焉

言君若反齊桓之所為已

將自去不

行者甚衆豈惟刑臣

言一失人心則去者多也

披闔人故

公見之以難告

告呂卻欲

三月晉

侯潛會秦伯于王城

潛出以避呂卻之難

已丑晦公宮

火瑕甥

甥即呂甥也

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

而殺之

臣按披可謂知君臣之義矣方獻惠時重

耳為公子在外公使伐焉若披有二心於

重耳豈得為忠丁公為項羽將而私漢王

終以被戮漢景帝為太子而召衛綰綰不

往以此見褒披惟知此義是以事獻惠時

知有獻惠而不知有文公及文公既入即

吾君也有難而不以告又豈得為忠乎文

公見之遂免於難觀其言曰君命無二古
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非賢而能之
乎此不惟內臣所當法凡爲人臣皆所當
法也

漢元帝時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臣按漢藝文志游有所著急就篇行於世
方是時石顯以中人筦執樞機肆爲姦慝
而游乃勤心納忠有所裨益可謂賢矣顯
雖叨權竊寵卒不免竄流以死千載之下

讀其傳者猶唾詈之而游於侍從之暇優
游翰墨著爲小學之書有補世用身保寵
祿名垂方來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順帝時中常侍良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
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
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旣無知人之
明又未嘗交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
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
臣按晉文公得原郤難其守問於寺人勃

鞮以畀趙衰夫衰賢者也舉而得賢則勃
鞮亦賢也後之議者猶以為譏蓋中臣之
職承侍左右從容納忠可也而薦引人才
則非其職矣良賀能以景監薦商鞅為非
自謂得臣舉者匪榮伊辱賢矣哉後之中
臣蓋有援引小人使預機政相與表裏以
成其姦者皆賀之罪人也

呂強少以宦官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人
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

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
事曰諸侯上象四七下裂茅土高祖重約非
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
節王甫張讓等並為列侯宦官祐薄品卑人
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疾妬忠良而陛下不
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刺
罔不由茲又後宮綵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
日金民有飢色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
庭豈無憂怨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

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
連接丹青素壁雕刻之費不可單言喪葬逾
制奢麗過禮競相效効穀梁傳曰財盡則怨
力盡則懟師曠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
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此之謂
也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
懷道迷國切言極對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
露羣邪膏唇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
曲受誹謗致邕刑罪空家徒放老幼流離豈

不負忠臣哉今羣臣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
難下懼劔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聞忠言矣
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而為司隸校
尉楊球所誣一身既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
功臣失望宜懲邕更授任反頌家屬則忠正
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時帝
多畜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
署強上䟽諫不省黃巾賊起帝問所宜施行
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

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諸常侍人
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家親子弟在州郡者中
常侍趙忠等遂共構強云欲黨人共議朝廷
數讀霍光傳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
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
獄吏乎遂自殺

臣按呂強雖處內侍之官而有直臣之節
使當時處以大長秋之任必能振舉綱維
肅清宮省使同類者相觀而化皆為忠良

而所事之主適皆昏庸凡所開陳一不之
用乃以讒誣交締陷之刑網觀其慷慨就
死略無惴懼之意可謂烈丈夫矣或謂強
之所職非諫爭也而乃撓撓不已毋乃侵
官乎是不然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
諫工猶可諫况內侍乎巷伯刺讒之詩亦
寺人所作也特不當招權撓政然後為侵
官爾強雖坐直言以死而千載之下仰其
芬烈視彼同時諸貂璫輩賣弄福威取快

一時終不免於大侈者鳳凰鳴鴟相去遠矣

唐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父改焉性忠強識義理順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忠言素懦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唯貞亮乃與之爭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琦薛文珍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為太子監國

即王

憲宗也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絪等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憲宗之立貞亮為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

臣按劉正亮之忠不減呂強至其排去姦邪之黨請立英明之嗣有功於唐之社稷又非強所及矣自昔人臣凡與援立者莫不以定策元勳自詭怙權徼寵雖以霍光之賢有不免焉正亮內臣也既居近密又

著勲勞而乃退然自處委政廟堂無秋毫
侵紊豈不賢哉帝之立正亮有功而終身
無所寵假憲宗豈少恩者邪霍氏之誅正
以寵過而驕之故憲宗於正亮無所假者
乃所以全之歟君臣之道於是乎兩得之
矣

馬存亮元和時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
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柬尤精伍無罷士
羅當都無冗員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
作疲

蘇玄明善玄明日吾嘗為子卜當御殿食我
與焉吾聞上晝獵夜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
輸染材入宮衛士弗呵也乃陰結諸工百餘
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
為變有詰其載者韶謂謀覺殺其人出兵大
呼成列時帝擊毬清思殿驚將幸右神策或
曰賊入宮不知衆寡道遠可虞不如入左軍
近且速從之初帝嘗寵右軍中尉梁守謙每
游幸兩軍角勝帝多欲右勝而左軍以為望

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
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関入清思殿伏
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
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等率騎兵討賊射韶
及玄明皆死遲明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宮車
駕還羣臣詣延明門見天子存亮於一時功
最高乃推委權勢求淮南監軍

太和中中尉王守澄誣宰相宋申錫謀立漳
王湊上甚怒守澄欲即遣三百騎屠申錫家

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它相
議其事守澄乃止後致仕存亮逮事德宗更
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
唯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

唐史臣曰楚鄭公辛不敢讎君而忘父冤

事見昭愍之世 昭愍敬兩軍寵遇有厚薄

而卒用存亮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
於䟽棄不用蓋多矣存亮豈通記書道理
之人邪何其識君臣大義明甚不尸大勞

畏權處外又愈賢矣

臣按存亮以一身扞人主之難可謂忠矣
又以一言全宋申錫闔門之命不幾於仁
乎嗚呼賢哉

嚴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
勝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
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怙黃決事此揚復恭
奪宰相權之過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
昭帝遷鳳翔求致仕後徵為兩軍中尉遵美

曰一軍尚不可為况兩軍乎固辭不起隱青
城山年八十餘卒

臣按嚴遵美之為人知分義明去就蓋賢
者也方其時為樞密使為中尉者鮮不以
怙權寵致覆敗獨遵美抗真鴻之志拔簪
紱隱山林以壽考終非賢而能之乎臣是
以表而出之

以上論內臣忠謹之福臣按歐陽脩作
五代史記叙後唐張承業本未謂其事

甚偉反復稱道之迹其本末如脩言不
謬顧其時與事有不可為後法者故略
之

春秋左氏傳僖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
魚地名

杜預曰寺人內奄官孺貂也齊桓多嬖寵
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孺貂易牙等
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泄
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齊亂事見
係國本篇

臣按內臣之預軍政自此始方其時管仲
相威公霸諸侯功烈赫然而禍亂之本已
潛伏於閨闈中曾莫之察故聖人作易以
勿用取女為戒其有旨哉

秦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強力通於獄
法拜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高
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當死始皇
以高於於事赦之復其官二世即位趙高說
以嚴法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

室更為法律務益刻深餘事已見姦臣篇漢石頭之屬放此

漢官傳序范曄曰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

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

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王宮之戒其來

尚矣漢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用士人以

參其選皆銀瑤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

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命文

帝時有趙談比干伯子頗見親倖至武帝數

宴後庭或潜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

士之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

士永平中始置負中常侍四人小黄門十人

和帝即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内外

厚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故鄭

眾自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

簪古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委用漸大而

其只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門二十人

改以金出右貂兼領卿署之職不得不委用

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

庭亦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
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栢之策續以五侯合謀
梁冀受鉞迹其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
上下口并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
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旨則參夷五宗漢之
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
滿宮闈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皆
剝割明黎競恣奢欲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
敗國政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

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因復大考鈞黨轉相
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
崇戚近乘九服之蹶然協羣英之勢力而以
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
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
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
曹操者曹嵩之養子
嵩又騰之養子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
終信乎其然矣和帝永元中竇憲兄弟專權
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衆不

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鄭衆遷大長秋帝策
勳班貴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嘗與議論政
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臣按此東漢內臣預政之始也鄭衆之爲
人雖賢於其徒然開端作俑終爲漢世大
患豈非孝和之罪哉

安帝永初元年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
司空尹勤以雨水漂流策免

仲長統昌言曰光武愷數世之失權忿強

臣之竊命矯枉過正雖置三公事歸臺閣

三公之職備員而已政有不治猶加譴責

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孺親其黨

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

愚貿易遷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怨氣並

作陰陽失和此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策

讓三公至於死免可謂噉號泣血者矣昔

文帝之鄧通可謂寵愛而猶展申屠嘉之

志見任如此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近世戚

官請託不行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而彈正哉

二年太尉楊震數論中常侍樊豐等罪為所譖罷為庶人飲酖卒

臣按是時宦官能譖殺大臣其權又盛於永元矣

安帝崩閻太后臨朝欲久專國政迎北鄉侯懿為嗣濟陰王安帝子已立為儲嗣後為閻顯等譖廢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悲號不食未幾北鄉侯病篤

中常侍孫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相與其斷江京閻顯事無不成者渠然之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白守程等聚謀迎濟陰王即位收閻顯等誅之封孫程等皆為列侯程食邑萬戶是為十九侯濟陰王立是為順帝臣按宦官至是以立君之功封侯者十九人則其權又盛於永初矣

順帝陽嘉二年夏六月丁丑洛陽宣德亭地
拆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撲之士使
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敝為政所宜李固
對曰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
為吏察孝廉者以秉威權容請誣故也而中
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
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
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又宜罷
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

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
殿中如此則論事厭塞升平可致也上覽眾
對以李固為第一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
然以固為議郎宦官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
罪事從中下久乃得釋出為洛令固棄官歸
漢中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
初帝之後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寵參與政
事御史張綱上書曰竊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
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

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之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

臣按宦官權寵至此愈盛李固言之而獲臯張綱言之而不省其漸將有不可制者矣

相帝延熹元年帝召小黄門史唐衡中常侍單超小黄門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等五人共定議誅梁冀誅冀事見後外戚傳詔賞誅

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侯超食二萬戶璜等各萬餘戶世謂之五侯仍以悺衡為中常侍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上言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諦審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

尺一拜用

尺一詔版也

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

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劔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皆死獄中於是嬖寵益橫

臣按相帝因宦侍而殺直臣又併殺其論救者於是亡國之兆見矣

三年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躰者以補其處即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

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
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
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
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
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
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
疽卒

臣按威帝寵宦孺而抑忠良李雲杜衆以
此死於前朱穆又以是死於後亡國之政

曰促矣

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
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
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字因師獲印
周仲進字福二家賓客互相譏搗遂各樹朋徒
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
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
守成瑨以岑晡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
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

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為吏
滂寢而不召郡中中人莫不怨之宛有富賈
張汎者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
以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勢縱橫詎勸璫
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璫竟誅之小黃門趙津
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劉瓊使郡
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
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寃宦官因緣譖訴璫瓊
帝大怒徵璫瓊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璫等罪

當棄市太傅陳蕃等共請璫瓊等罪帝不悅
有司劾奏之蕃乃獨上疏曰寇賊在外四支
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前梁氏五侯毒徧
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
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
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
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瓊南陽太守成璫糾而
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
惡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

怒必加刑謫已為過甚况乃重罰令伏歐刀
乎昔丞相中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
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
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
類妄相交接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嘵諾
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
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
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帝不納宦官
由此疾藩彌甚璫璫竟死獄中璫璫素剛直

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

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
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忿疾
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
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
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
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
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
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

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人策免之

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

陽說城門校尉竇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常侍黃門競行譎詐妄爵非人伏尋西京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尋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

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
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書奏因以病上還
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譖亦為表請帝意
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
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曰卿等更
相拔舉迭為脅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
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
清惡惡同其汗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
為黨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身陷大

戮身死之曰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
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
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
以天時宜赦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黨人二
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臣按黨議之興本由成瑨殺張汎劉瓚殺
趙津爾姦豪驕恣為民蠹賊二千石舉職
奉法按而誅之亦何罪之有威帝以嬖近
之譖暴興大獄舉天下善士一網而空之

使非宦官自為身謀力請宜赦則二百餘人者皆為東市之鬼矣然則帝非宥黨人乃宥宦官也然猶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古大無道之世所未有也

靈帝建寧元年以城門校尉竇武為大將軍前太尉陳蕃為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己亥解瀆丘丁侯宏至即皇帝位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

天下名賢李膺杜密丑勲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嬖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武於是列同志尚書令尹勲等共定計策會日有食之蕃謂武可

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白誅曹節等太后尤豫未忍宦官反誣蕃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

所親唾血共盟謀誅武等蕃武皆死遷太后於南宮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臣按宦官之惡至是極矣然蕃武欲盡戮之母乃已甚乎太后以為但當去其有罪者斯言是也使蕃等因管霸既死之餘亟如太后指擇其罪之尤者戮一二人自餘或逐之外服或許之自新重整權綱勿使內臣預朝政則宮省穆然無事矣不此之為而欲肆其屠翦使逆孺得反其鋒而用

之豈天不祚漢乎何蕃武之賢而為謀弗
臧也嗚呼悲夫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
而穢汙朝廷希之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
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
世之所宗也李膺杜密等為八俊俊者言人
之英也又有八顧八及八厨之目及陳竇用
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
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

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為儉所棄承覽意指
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共為部黨圖危
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
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
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
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
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
為惡而欲誅之耶對曰欲為不軌上曰不軌
欲如何對曰圖危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

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范滂詣獄其母與之訣曰汝今得常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互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隣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

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徒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

臣按易之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以為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無邦亡國之謂也今黨人之死者皆忠良志義之士而靈帝所與共國者不過十數姦倖之人雖欲不亡不可得已郭泰之慟不亦宜乎

六年鉅鹿張角反以中常侍封諂徐奉等為
內應中平元年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
甫嵩以為宜解黨禁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
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
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而從之遂
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是時中常侍趙忠張
讓等皆封侯貴寵帝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
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
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侯臺宦官恐望見其

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
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
封諂徐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
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令黨
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
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為也於是諸常侍人
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
夏惲等遂共譖呂強自殺郎中張鈞上書曰
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

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弟婚親
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
寃無所告訴故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
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
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
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
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
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下御史承
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臣按靈帝平時以閹寺為父母以忠賢為
仇讎故雖知中常侍之與賊通而不能誅
知黨人之為國用而不能湔被任之也昏
亂之君無足譏者特以為將來之監云

靈帝崩皇子協立何太后臨朝改元光熹大
將軍何進秉朝政袁紹勸進悉誅宦官太后
未從進用紹計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
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時并州牧董卓亦
在召中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強忍志欲無

厭若借之朝命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
廷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卓聞
召即時就道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
張讓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詐以太
后詔召進入於是斬進紹引兵闕下捕趙忠
等斬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
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不須而誤死者張讓
等困迫將帝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公卿無
得從者唯尚書郎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

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
將殺汝因手劔斬數人讓等惶怖投河死

臣按東漢宦官之禍起於鄭衆等之有功
夫人臣而有功夫豈不善而禍之起顧由
此何哉蓋婦寺之職均在中闈婉孌淑謹
婦之善者也柔順忠篤寺之善者也婦不
貴於有能則寺亦豈貴於有功哉有功則
寵寵則驕驕則橫雖欲無禍得乎故安順
相靈之世寺人之寵日盛寵盛則為害愈

深爲害深則被禍愈酷至於陳蕃竇武圖
之而不勝漢以益亂袁紹圖之而勝漢遂
以亡曹節王甫趙忠張讓之徒最其魁桀
無一能全其首領者然則寵而驕驕而橫
是乃殞身喪元之招也曷若史游良賀之
徒優繇終始無所疵吝之爲得邪吁來者
其尚鑑諸

以上論內臣預政之禍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九

卷之四